书是从电影宫的新浪潮书店购买的、书店加急从外地采购进货的其中一本——《气球》首映之后，它们被抢购一空。书店负责人 Sally 相当懊恼，“早知道应该多进几批。”

影迷容易在电影宫撞见喜爱的电影人。不过，面对温文尔雅话不多的万玛才旦，他们大概很难套出什么电影秘密。他把想说的话，都藏在了那片遥远的地方，同时又是近在咫尺的银幕上。

左图：《气球》海报。

当时，我一出平遥的机场，工作人员安排我和一位女生同车。女生身形姣美，拉着一个很大的箱子，几乎是我箱子的两倍大。看起来应该是个演员。

路上下起了雨，能见度不好。我坐副驾，她在后排，司机专注开车。大家看上去都有点累，并不说话。

后来酒会上经朋友介绍，我们才算正式认识了。她是《气球》的女主角，索朗旺姆。

索朗旺姆在《皮绳上的魂》和《撞死了一只羊》里都饰演了老板娘的角色。而《气球》里的她，人物角色与《撞死了一只羊》中判若两人。从烟雾缭绕的康巴酒馆，走进了生火做饭的草原帐篷；在万玛才旦的指导下，索朗旺姆奉献了精湛的演出，《气球》同样可以视为她的代表作。

从作家转行当导演

读《乌金的牙齿》，专门跳过《气球》一篇。不为别的，想等等电影。

这次平遥国际电影展看完片子，赶紧补上小说。成片在结构上，气球的出现，徘徊和结局，与小说的发展完全一致。电影多出来了两个男性人物，是哪两个，不妨猜猜。

万玛才旦小说的一大特点，就是文字清浅凝练，充当了剧本的源头活水。从小说到改编剧本，再到定剪成片，外人很难衡量这个过程的转化效益，对于万玛才旦，从作家转行当导演，小说的文学底子却是必不可少的。也难怪有人说，电影学院这几十年，除了培养出天才型的张艺谋和贾樟柯，接下来就是万玛才旦这种，他是带着东西进来的。这里的东西，指丰富的社会历练，特殊的藏地经验，具备自我观点，也包括他的作家身份。

从生之门，到死之海，《气球》可能是用情最多的一部万玛才旦作品。它升腾在火中，潜藏在水下，甚至飞上了天。还有人说，万玛才旦只是在奔往伊朗电影的路上，日夜兼程，疾驰而行。

这种情，有小孩子的气球恶作剧。塔洛先生（演员西德尼玛）的特别演出，更可以被认为，是对情欲和东方人隐私的玩笑，是人情逗趣。

转世轮回的反复讨论，在万玛才旦多篇小说中不时出现，它联结了父子爷孙。异常有趣的是，看完《气球》的观众，如果接着看陈哲艺的《热带雨》，不免会觉得，那只象征生育繁衍和下一代的红色气球，居然可以完成青藏高原到南洋雨林的旅行。

> 他是带着东西进来的。**这里的东西，指丰富的社会历练，特殊的藏地经验，具备自我观点，也包括他的作家身份。**

开场交代完毕，万玛才旦让电影镜头，迅速进入到一个家庭的内部，描绘起藏地人家的世俗生活。此前的作品，万玛才旦更多把电影人物放置在寺庙、荒野和路上，与世俗生活和城市文明，保持距离。

找种羊配种的男主，操持大小家务的女主，出家当尼姑的女主妹妹。念六字真言的老爷子，想要气球礼物而不得的两个小儿子，还有在县城中学寄宿读书的大儿子。围坐吃饭，这一家子，有七口人。还有一大群羊。

万玛才旦前作《撞死了一只羊》是一个抽象的，带有挑逗观众意味的寓言故事。《塔洛》有关于活在文明化外，几乎忘掉了自己名字的纯真牧羊人。《气球》则包含父子三代情，家庭成员的情感脉络清晰可见。

而万玛才旦沿用了《塔洛》（塔洛和发廊妹）和《撞羊》（司机和老板娘）的四位演员，也营造出不同电影作品之间的镜像体验——另外一种转世轮回。

从影 14 年的大成之作

《气球》最惊人的表现来自摄影的长镜头，用一气呵成形容不为过。你会觉得，金巴扑入羊圈，抓起羊来就是那样厉害。阿尼回学校、阿尼火中夺书，更胜过凡人爱的箴言万千。尤其是烧书长镜头——那本关于我们不愿互诉衷曲的书就叫《气球》，阿尼不假思考，直接探手，